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传统萨满教的复兴

——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SHAMANISM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Siberia,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苑杰 著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

孟慧英 主编

传统萨满教的复兴

——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
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SHAMANISM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Siberia,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苑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萨满教的复兴：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
萨满教的考察 / 苑杰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4982 - 1

I. ①传… II. ①苑… III. ①萨满教 - 宗教史 - 研究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3729 号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王玉霞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谢 敏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印 张 / 16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24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982 - 1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外萨满教研究的历史与发展现状”于2010年立项，课题主持人为孟慧英研究员，课题预计完成时间为2015年12月，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为专著一部。这套丛书原则上属于这个国家课题的子项目，它们主要是由孟慧英和她的博士生及博士后完成的。

西方人很早就发现了萨满教现象并零散地记录了它的一些情况。但比较集中的记载大约发生在500年前。从那时开始萨满教就处于被自身文化之外的人们的猜测、理解和研究之中。总结萨满教被“他者”不断展示的历史，特别是300年来国外萨满教的研究历史，任务是很艰巨的。

16世纪，当欧洲人进入美洲大陆，他们发现那里的奇特信仰使土著人拒绝关于上帝的认识；17世纪，俄国人占领了西伯利亚，他们同样发现那里的人们有与精灵沟通的习俗。到了18世纪的启蒙时代，欧洲人开始用“客观”的眼光理性地理解萨满教，他们想通过萨满教了解人类理性进步的过程，把萨满教看做是一种欺骗表演。19世纪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开始出现，人们把信仰萨满教的族群称做“野蛮”“原始”人群，处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由此萨满教也就被等同于原始宗教。到了20世纪，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材料的积累，作为“人类进化低级阶段”代表的萨满教这种看法逐渐被更多的事实所质疑。1951年著名的萨满教专家伊利亚德出版了《萨满教：古老的人迷技术》一书，全面评述了世界上百余个族群里的萨满教仪式、世界观、象征系统等，强调了萨满教的古老性和一般功能性，进而将萨满教的历史性和功能性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化解。20世纪萨满教考察

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参与调查成为潮流，地方知识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者开始从信仰群体的主观方面理解萨满教。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调查者在墨西哥等地发现可致人迷幻的植物，认为这些植物与萨满的那种与现实世界分离的昏迷状态有关，由此逐渐引起了关于萨满昏迷术的科学解释兴趣。科学家开始采访萨满，询问他们对于那些植物的知识；调查者也把萨满关于自然、植物的知识作为对象进行深入访谈。科学界的这种兴趣导致了新萨满教与核心萨满教运动的产生，它发生在美国，现在已经扩展到全世界，进而成为萨满教研究方面的一个主题。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探讨萨满教的文本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萨满们开始自己写作，这些著作导致人们对于人类精神的探索，以及对于人类心理的深入理解。萨满教关于身、心医疗的知识，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被研究者发掘，人们希望从中得到自我疗理身心的技术和能力。关于萨满教的医学和心理学的解释是当代科学家突出努力的方向，这方面的著作已经超出关于萨满教的历史和文化的解释。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萨满也非常活跃。萨满们并非与科学家的设想一致，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关于世界基本性质的看法不同。科学家认为萨满们相信的东西来自心理问题和现实矛盾，信仰由于这些问题而存在；而萨满们则相信精灵。

在萨满教如此漫长的考察和研究的历史中，各种专门性的著作不胜枚举，所涉及的族群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十分广阔，研究的领域宽广，学术派别很多。我们的讨论只能集中在萨满教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上面，我们将按照萨满教研究进展的时间脉络逐步展开，不但要梳理各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脉络和发展特点，还要介绍这个阶段中突出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性人物。同时还将对国际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说明。本课题争取从综合、系统的角度为学术界提供所需要的学术信息和学术理解。这样一个系统工程无疑是空前的，重要的，也是艰巨的。

我们将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理解西方人对于萨满教的研究历史与理论方法。因为不论是萨满教展示还是萨满教研究，它都被关注它的人放到他们自己的历史生活环境和社会政治、思想取向当中进行理解，他们说明的萨满教并非萨满教自身，而是他们理解的萨满教。因此，我们只有在广阔的世界历史、社会、思想潮流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社

会历史环境中的科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背景下，才能深入地理解关于萨满教的各种解释。因此我们尊重历史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大量的翻译，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同时我们重视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潮流以及这些潮流对于萨满教研究的影响，特别重视对各种潮流的代表人物研究，并依据这一研究说明萨满教研究史的阶段性特点。同时我们也注重对于萨满教自身传统知识的理解，由于条件限制，课题组成员只能在国内进行萨满文化考察研究，这样的考察便于加强对于萨满教的理解。

本项课题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萨满教的最初研究和基本的理论建构来自国外。在西方，萨满教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百年。但我们对此知之甚少。直到现在，我国对于国外萨满教研究的介绍十分稀少，更不要说系统地阐述了。本课题力图改变这种严重的学术滞缓现象，为此，拟对国外萨满教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综合的介绍，补充我们还不熟悉的大量知识，以填补这个学术空白。

(2) 国外的萨满教研究始终处于西方社会思想潮流的发展之中，特别是处在西方宗教学的发展范畴之内。因此，本课题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萨满教自身的问题，也涉及西方宗教研究的思想潮流的不同阶段特点，涉及宗教学术的热点问题。本课题从萨满教的视角反映西方宗教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学科知识的进一步完备是很有意义的。

(3) 萨满教研究始终围绕宗教的初始现象，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人类的宗教倾向问题。因此，深入进行萨满教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这种以民俗性宗教生活为特点的文化传统将有所帮助，有利于我们提高对于现实民间信仰问题的认识和把握。

本项课题的主要思路和重点内容包括：

(1) 萨满教研究的初期阶段及其特点。在早期记录中，萨满经常被妖魔化、骗子化，把他们说成是黑暗、邪恶力量的仆人。我们将在基督教世界对待巫术的传统上，启蒙主义的理性立场上分析这种看法形成的原因。我们还要分析在宗教学作为世俗科学门类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关于萨满教是不是宗教，是怎样的宗教的争论。

(2) 萨满的心理学探索阶段。早期各种关于疯狂萨满的记录导致很多学者通过现代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视角来定义萨满教。为什么萨满教与精神病天生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提出：北极地区的极地气候、单调环境、贫困生活、贫乏思想、季节性的压力等，造成北方土著人极端焦虑和精神压力的恶性循环。因此歇斯底里不仅是萨满精神的特点，也是当地土著民族的精神特点。对萨满癔症观点比较早地提出挑战的是史禄国（Shirokogoroff），他认为，萨满是健康的，不是精神错乱。在这个阶段文化人格学派提出很多理论思路，他们从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方面进行了说明。在 20 世纪后期，西方心理学着重探讨了萨满入迷的生理机制，并提出萨满入迷作为普遍的宗教元素在各种宗教中的保留是由于它控制自我意识的超越性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人类潜能的发挥具有启发性。本研究将全面总结这个领域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脉络。

(3) 普遍化的萨满教阶段。米·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他的萨满教权威著作《萨满教——古老的人迷技术》里提出：萨满教 = 入迷技术。伊利亚德认为在世界所有早期人类群体中都允许人们直接与神圣联系，萨满教属于这种古代的原始精神。伊利亚德把入迷、天界飞行、多层次宇宙、宇宙核心（宇宙树）这样的概念作为全球萨满教的支柱，把它们作为人类宗教最古老的原型。伊利亚德的著作打开了萨满教研究的学术视野，他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古老文化传统中去说明哪些属于萨满教现象，并在不同的传统和社会变化中发现萨满教的变迁。在他的影响下，学者们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伊利亚德所说的那种萨满教，出版了大批著作。由于伊利亚德把萨满教存在的时间限制打破了，萨满教古老的原型为考古学提供了参照。他的“入迷”技术，后来被西方人个人化的现代萨满教所实践。这个阶段除了伊利亚德之外还有瑞典的萨满教学者阿·胡特科兰兹（Ake Hultkrantz）、匈牙利学者 V. 迪奥塞吉（Vilmos Dioszegi）等著名学者，他们与伊利亚德观点接近，但是对他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重要修正。

(4) 理想化的新萨满教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现代萨满教起初来自一种要帮助西北海岸印第安人恢复他们传统、给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思想潮流（这种潮流后来成为赚钱的商业活动），后来它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

嬉皮士运动混合，这种运动想借用外来的、原始的文化反对自己社会的现代化，特别追求以神秘的昏迷技术或使用致幻剂回归人类起初的本性。人们到印第安人那里寻找和毒品一样可以致幻的神圣的蘑菇致幻药物，当现代西方人经历了和萨满一样的幻觉之后，萨满与毒品的心理学、精神医学的研究成为时尚。西方核心萨满教的创始人、人类学者麦克·哈涅（Michael Harner）在美国建立了萨满研究中心和萨满研究基金会。这个中心还在美国、加拿大、丹麦、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及欧洲拥有千余名会员，并设有分部。萨满教由被研究、被检验的对象，变成被推崇、被经验的现象。但西方人并非想把他们自己和土著的文化仪式真的联系起来，他们是在其中提取最理想的普遍性东西和那些吸引人的东西，来创造一种理想的萨满教。他们把萨满教转化为一种完全的个人实践，让人们去分享这种古代智慧。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种萨满教传统的进化。

(5) 国外萨满教的现实状况。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地原先信仰萨满教的土著民族对于萨满教的兴趣苏醒，在文化权力的政治语境下这些民族对萨满教带着浓重的族群认同和文化骄傲，用各种方式把它带进组织化的群体运动或文化市场。一个被改造了的萨满教传统不但在新萨满教那里出现，也在土著社会出现。研究者在努力发现这个再造过程所采用的方法和它的目的。

现在的萨满教人类学研究也在发展。这种研究在理论上对伊利亚德跨文化的和先验的萨满教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因为它不适合后现代的思想潮流。现在很多人类学者怀疑一切文化原型和跨文化的概括，强调萨满教归属于某些社会类型和文化类型。因此有的学者将萨满教（shamanism）的单数变成复数（shamanisms），借以说明萨满教的多样性和时空限制性。他们把自己局限在特殊的文化上，把代替土著讲述他们自己的传统作为责任。同时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也使学者充分注意到萨满教心理学表现方面的人类共通性。如何在文化历史语境和人类共同心理两个领域讨论萨满教的类型及其变化仍旧是在不断探索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萨满教研究中比较的原则必不可少，但不能离开对不同的语境中萨满教丰富性的深刻理解。

本研究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在整个国际研究的背景中说明萨满教这

个领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重大理论进展，这对于目前萨满教学术界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总结。同时这个工作也是在中国学者已经有了 30 多年对国内萨满教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思考会给国际学术带来新鲜的信息和新生的血液。

要完成上述的课题设计我们必须从资料翻译、专题研究、区域研究等具体而繁重的工作开始。我的这些博士们每个人都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资料翻译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将萨米人的萨满文化变迁、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教的特点、西伯利亚萨满教研究、作为文化遗产的萨满教传统复兴、西方现代萨满教研究、史禄国对通古斯萨满教研究的特点与贡献等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同时由于大多数学生初次接触萨满教，他们除了需要掌握这个学科的基本知识、理论外，更需要亲身去调查实践。为此，我带领他们深入到满族、达斡尔族等民族，对当下的萨满教活动进行考察，并把每次考察结果写成调查报告。所以这套丛书也包括他们的实地调查成果。无论是对国外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乃至不同学者的具体研究，还是对中国当下萨满文化活动的实地考察，都是这个项目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这些阶段性成果无论在提供必要的学科知识上，还是在问题的深入理解上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信息，这些将在资料上、理解上为完成整个课题提供基础。

我们把这套丛书献给大家，它们既是我们辛苦的结晶，也是我们学习的初步成果。在对国外萨满教的系统研究上，我们刚刚起步，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之所以不揣浅陋，是希望此举可能促进学术进展，这套丛书在此实为抛砖引玉，或做铺路石，我们盼望未来有更好、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出现。

孟慧英于北京

2013 年 6 月 20 日

目 录

绪 论 / 1

- 一 萨满教复兴——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 1
 - 二 何谓“萨满教复兴”——研究对象的界定 / 2
 - 三 研究的目标、方法与意义 / 6
 - 四 5个世纪以来的萨满教认识史 / 7
-

第一章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语境中的萨满教 遗产 / 20

第一节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关问题 / 21

- 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其名录（名册） / 21
- 二 《公约》语境中的萨满教文化遗产 / 24
- 三 《公约》名录（名册）中萨满教文化遗产或与之相关的项目 / 25

第二节 拉美地区各国列入《公约》名录（名册）的萨满教 遗产 / 26

- 一 典型的萨满教遗产 / 27
- 二 与萨满教信仰及实践活动相关的项目 / 31
- 三 在萨满教信仰和实践活动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仪式与节日 / 38
- 四 小结 / 50

第二节 非洲地区各国列入《公约》名录（名册）的萨满教遗产 / 52	
一 较为典型的萨满教文化遗产 / 53	
二 与萨满教文化遗产相关的项目 / 62	
三 小结 / 69	
第三节 亚太地区各国列入《公约》名录（名册）的萨满教遗产 / 70	
一 东亚地区萨满教文化遗产 / 71	
二 东亚地区其他包含萨满教文化要素的项目 / 77	
三 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萨满教文化遗产 / 82	
四 小结 / 87	
第四节 西欧、北美及东欧地区各国列入《公约》名录（名册）的萨满教遗产 / 88	
一 东欧地区的萨满教遗产 / 88	
二 西伯利亚地区萨满教文化遗产 / 91	
三 小结 / 92	

第二章 萨满教的演变

——以西伯利亚萨满和萨满教为例 / 94	
第一节 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和实践 / 94	
一 狩猎经济与萨满教 / 95	
二 社会组织与萨满教 / 98	
三 萨满仪式的一般形式 / 100	
第二节 沙俄东扩以及东正教对萨满教的冲击 / 102	
一 舆论上的攻击 / 103	
二 强制改宗 / 104	
第三节 苏维埃时期的萨满和萨满教 / 106	
第四节 萨满教对冲击的应对模式 / 111	
一 颠覆性叙事 / 112	

二 静默的传承 / 113
第五节 近几十年来的萨满教 / 116

第三章 萨哈人萨满教的复兴 / 118
第一节 传统时期的萨哈人及其萨满 / 119
一 传统的萨满教信仰 / 119
二 17世纪以来的萨哈萨满教 / 120
第二节 转折时期的萨哈萨满及相关组织 / 121
一 康斯坦丁萨满和他的女儿亚利桑德拉 / 121
二 恰什卡萨满和他的儿子米哈伊尔 / 126
三 尼康萨满与他的学徒费多特 / 129
四 转折时期的萨哈萨满教复兴组织 / 132
五 小结 / 134
第三节 处于复兴时期的萨哈萨满教 / 135
一 神灵观的重新整合 / 136
二 传统仪式的复兴——以“Ysyakh”仪式为例 / 137
三 为什么是萨满教？——萨哈共和国文化复兴的策略 / 140

第四章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其他民族萨满教复兴情况 / 142
第一节 汉特人萨满教的衰落与复兴 / 142
一 汉特人的传统信仰 / 143
二 汉特人的萨满 / 145
三 汉特人的萨满医疗及降神会 / 149
四 受到冲击的汉特人萨满教 / 151
五 正在复兴的汉特人萨满教 / 154
第二节 布里亚特人萨满教的衰落与复兴 / 157
一 17世纪以来布里亚特萨满教的衰落 / 157
二 复兴中的萨满教仪式 / 159

三 萨满、知识分子和萨满教复兴组织	/ 161
第三节 图瓦人萨满教的衰落与复兴	/ 163
一 佛教与无神论对萨满教的冲击	/ 164
二 图瓦萨满教的传承和复兴	/ 164
第四节 后贝加尔边疆区萨满教复兴	/ 165
一 阿鲁尼夫家族和尼古拉·阿鲁尼夫	/ 166
二 “重新建构”的仪式	/ 167
三 融入日常生活中的仪式	/ 168
第五节 哈卡斯人萨满教的复兴	/ 169
第六节 日本和韩国以及某些民族的萨满教现状	/ 170
一 日本萨满教现状	/ 171
二 韩国萨满教的延续与发展	/ 172
三 一些地处偏远民族的萨满教传统	/ 173

第五章 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教复兴	/ 175
第一节 传统时期的印第安人萨满教	/ 175
一 传统的萨满教宇宙观	/ 176
二 萨满及其实践活动	/ 177
第二节 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印第安人萨满教	/ 182
一 殖民统治与基督教的冲击	/ 182
二 “种族灭绝”和“文化同化”	/ 183
第三节 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教复兴的具体表现与事件	/ 184
一 当代泛印第安主义神话	/ 185
二 “鬼魂舞”的被镇压和“太阳舞”的兴起	/ 186
三 拉科塔人的萨满治疗仪式	/ 190
第四节 重要的政治表达——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教复兴的诉求	/ 191
第五节 小结	/ 192

第六章 中国满族萨满教的变迁 / 194
第一节 满族萨满教的变迁 / 194
一 社会组织与文化认同的变迁 / 194
二 满族萨满教的变迁 / 198
第二节 恢复中的满族萨满教——以满族石姓为例 / 200
一 满族石姓家族及其周边满族家族萨满教总体现状 / 201
二 被树立为满族萨满教之典型的石姓萨满教 / 202
三 石姓萨满教在 20 世纪作为传统在家族内部的恢复 / 204
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举行的表演性质的仪式 / 207
五 恢复后的石姓萨满教的作用 / 211
第三节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萨满教 / 216
一 遗产申报与家族纠纷 / 216
二 对满族萨满教价值与功用的一般估计 / 217
三 小结 / 223
四 关于萨满教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的思考与建议 / 225
参考文献 / 235
后记 / 238

绪 论

一 萨满教复兴——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始于 16 世纪，至今延续了 5 个世纪的国际萨满教民族志和萨满教理论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萨满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为古老的文化现象，不仅如此，它还广布于北亚、东北亚、中亚、北欧、北美以及世界上很多区域（南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并且从原始社会一直发展和延续到今天。时至今日，无论我们把对萨满教的关注限于国内，还是放眼全球，都不难发现，萨满教这种古老的文化形态仍旧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以其突出的适应性特征呈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无论是从萨满教研究者的专业角度，还是从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世界的萨满教或者萨满教文化遗产，都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全球的萨满教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复兴。那么，萨满教在哪些地区和民族，以何种动力以及何种方式，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复兴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都是当代的萨满教研究者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萨满教复兴这一课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际萨满教研究界的重视，很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这个形式繁杂、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医学和心理学等各个领域的社会文化现象，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个问题关注和考察得出对于萨满教的更为完整和深入的认识；同时，一些在

其境内出现萨满教复兴现象的国家也纷纷在政府层面围绕这一现象采取诸多措施或者行动：比如支持学者或机构对萨满教的研究，将萨满教纳入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无形文化遗产”的“名录”或“清单”（详见后文）当中对其予以保护，或者将其纳入本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战略当中对其予以扶持，以及将其作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的各个名录和名册进行申报工作的重点项目，使其服务于本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竞争等；另外，萨满教在当代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存续状况以及复兴情况，也可部分地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优秀实践名册”之中，具体说，就是《公约》各缔约国（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缔约国数量为 151 个）向《公约》“名录”和“名册”相关评审机构申报的、位于本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

针对这样重要的课题，面对这样高度的关切，坐拥全世界公认的最典型的东北亚萨满教文化遗产的中国及中国学者，很难不参与进来，为萨满教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何谓“萨满教复兴”——研究对象的界定

面对全世界各地纷繁复杂的萨满教复兴现象，应该如何界定本书所要探讨的萨满教复兴问题，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话题。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萨满教。

（一）学术界对萨满教的界定

在国际萨满教研究持续了 5 个世纪的今天，学术界对于“什么是萨满教”的问题已经形成了很多建设性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为后来者结合自己的论题进行拓展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话语权。比如，强调宗教观念的学者认为，“萨满教反映了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宗教心理学告诉我们“萨满教 = 昏迷方术”；功能主义者则指出，萨满教是由社会、超自然和作

为两者中介的萨满以及萨满用来与神灵进行沟通的昏迷术等要素组成；持有特征论观点的学者对萨满教的认识集中在萨满昏迷行为、萨满的守护神与助灵系统、领神幻觉、灵魂到他界旅行、萨满宇宙特征等方面。^①

在上述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宗教学四要素学说框架下提出了对萨满教的界定，“萨满教应看做是以信仰观念和崇拜对象为核心，以萨满和一般信众的习俗性的宗教体验，以规范化的信仰和崇拜行为，以血缘或地域关系为活动形式是三方面表现相统一的社会文化体系”^②。

（二）萨满教的历史表现形式

首先是史籍文献中记载的萨满教。目前，已知的关于萨满教最早见于中国史籍文献的相关记载。学术界通过对文献的考据，一致认为萨满一词最早是在中国史籍出现的。宋代《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兀室奸猾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其中“珊蛮”即“萨满”；历史上关于很多民族萨满教的记载也比较丰富，比如突厥语族各民族、蒙古语族各民族、满一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萨满教的记载均可见于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③

其次是存在于考古学发现中的萨满教。学术界一般用考古学对墓葬和岩画的发现来说明宗教起源问题。按照国内外的学术惯例，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是 1848 年在地中海西端直布罗陀海峡的峭壁上和 1856 年在德国杜赛多夫城以东 7 公里霍赫达尔村南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费尔德赫洞穴中被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就是根据发现地而命名的）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最早的宗教遗迹，是学者用来说明萨满教起源的共同依据，其中特别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及葬式包含了人们对死亡和亡者的特别关注的意识，其本身就是一种以灵魂观念为内在根据的宗教性的行为。^④ 这是人类早期宗教意识、宗教仪式和宗教社会组织的直接证据；同时，考古学在原

^① 孟慧英：《中国原始信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 159 ~ 162 页。

^② 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 22 页。

^③ 参见孟慧英《尘封的偶像》，北京出版社，2000，第 9 页。

^④ 参见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 33 页。